

列子
上卷

13
304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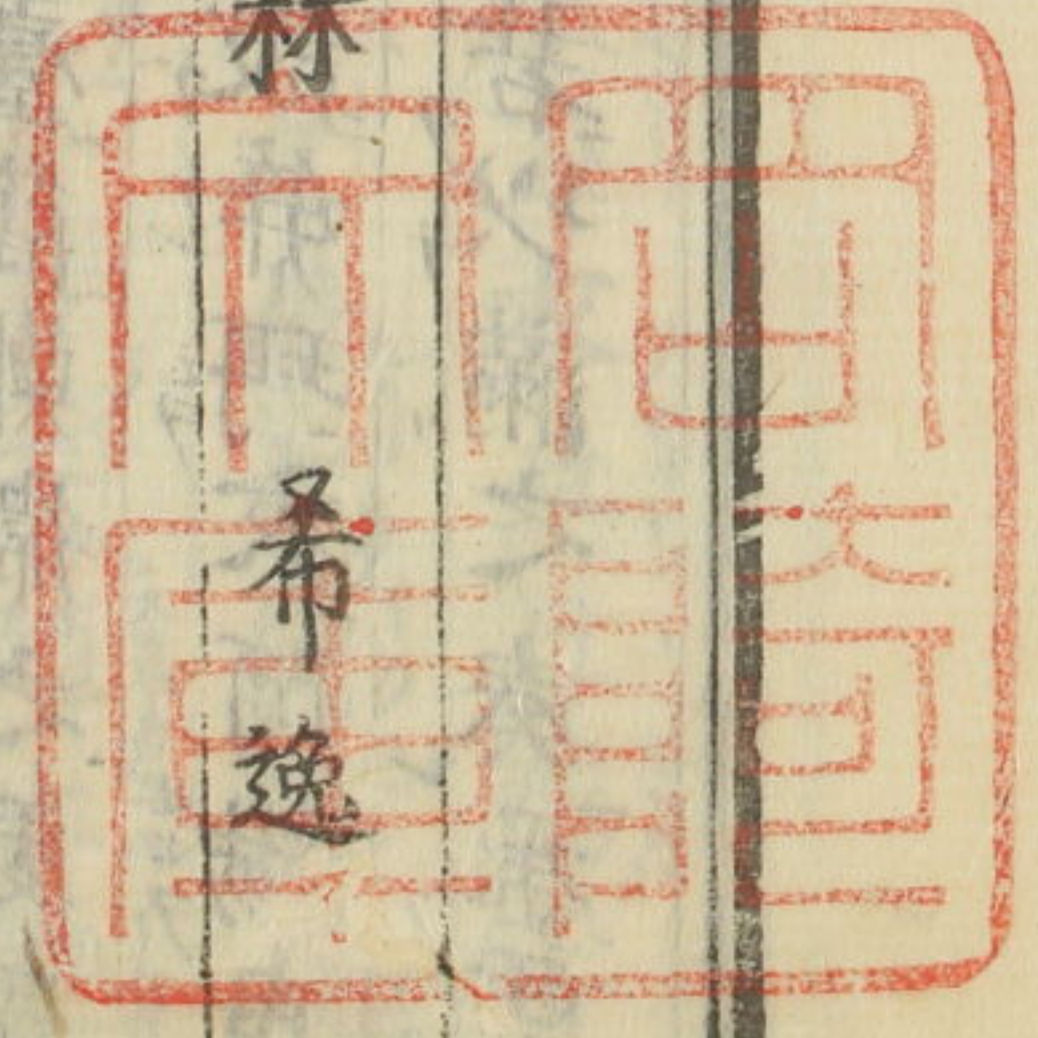
門 13
3046
2



列子庸齊口義卷上之二

庸齊林

希逸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
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

列子止

卷十六

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土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臍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補
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
仞臨終幸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
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并珥衣阿錫曳
齊純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聲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且且薦于
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
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
取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
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府
不見河海光影取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
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
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辨反方微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取居奚異王之宮曩之取

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斃亡變化之極疾徐之
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
穆王游帝居是身人之慮腥蟻皆臭氣也娥媯
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終齊整之
絲統也正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
六瑩帝警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
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
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

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傳久則稀清矣肴未拂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聞於恒見者而疑其斃亡者適之神游斃也今忘矣今之取見者常也聞異也以其異於尋常取見而疑之

也以其常疑其斃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斃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誦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馱音主車則造父為御閻闔音台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鷁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

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斂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
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
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
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出入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
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
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

後二頁八十頁前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
之生謂之死窮數連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
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
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
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
化之理其技一耳始曰齊王自出對答諸
者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
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

列子

卷上

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

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

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

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

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

陰陽取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

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

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

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取以化亦猶

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矣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

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

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

言之故者事也言入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
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
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
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
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
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喜而夢也懼者

因有取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去
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取交也交
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
之取起者事至則知其取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
所怕一禮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入徵是
也取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
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感有所驚懼知

則不惑則無懼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丁
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
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
夢自吾心而出炳火盛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

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
溺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街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既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夢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
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儻者或有哭泣
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
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

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
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
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

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
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
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
其覺也如忘無所著於世也心無所著則虛則
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惠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
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其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取接名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不

照故晝夜止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
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取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
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
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寔亡之意蓋言
人若常夢則覺之寔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
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
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

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為覺之取為者實夢之取見者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也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
為實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
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
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
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
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胛而日又出者世
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
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
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
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
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

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
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取欲其樂無
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
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
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
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
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呻吟呼徹旦息
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
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

覺夢無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
程城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
慮以營家業也吟嚙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
也言寬其役夫五程自戒其已思慮一人之病
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若樂之事其言甚
有味

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

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
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
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
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
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
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
又夢得之之主爽且盜取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
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
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

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
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
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
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
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迂迎也。遽而截之。隍中汲
汲。截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塗也。詎有薪
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
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歷不甘也。爽旦天

明也。何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
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
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
乃曰。惟黃帝孔丘知辨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
真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
豈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
室。壽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謂巫而禱之。弗禁。謂醫

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
以吾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取也
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取攻吾試化其心變其
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已已也然吾
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
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
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
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

車翮駟即驊騮也白犛音義鬪齋音侷音渠黃踰輪
盜驪山子柏天皆馬名也柳子厚取辯八駿圖
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
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
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
乘乃王之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
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取謠白雲詩也日
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
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

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爾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崇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

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
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
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
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
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
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未後却不肯說
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
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
錯者焉揚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
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
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
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
身之迷不足傾一室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
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
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
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

未必非ハカラ兄ニヤ魯之君子迷之ハカ郵者焉能解人之迷ハカ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ハカ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
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
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
尤多則不得而感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
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
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
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
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
乃滄然而泣指瓏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
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以
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
悲心更微ハカ責人計而責ハカ責不嫌問出也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
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

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
 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
 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
 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
 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
 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

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取
 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
 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
 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
 下與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取以革之
 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

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
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泣
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
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
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

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知併憂樂無之知
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本旨不
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
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漫溢也酷意以思之

也

陳太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
曰非丘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
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太夫曰吾
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

子有充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
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充倉子應聘而
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
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
以音爲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依觀音贊
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與以
耳聽非目觀唯此太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取
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

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
明

魯侯與辭請問之充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
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
道素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
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
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
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元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取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

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難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然則立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立弗知曰五帝聖者
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立弗知曰三皇
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立弗知商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
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以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

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
不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
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
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不
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
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
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
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
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者為聖人

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文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

之與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辨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日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

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

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

也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

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

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休惕於外

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闕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

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

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
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
之反舍咸有疑色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
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
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
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
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
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

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
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
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亦無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
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
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為言以
無知為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

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
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
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
然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既不言無既不知而亦
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
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正用
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處語句
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
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取以有此

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
利害始得者商一躬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
口更言利害者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
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取言更無利害夫子始
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取念橫口之
取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
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取倚是之

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
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
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
倚而立足取履而行心取念口取言皆不自覺
知矣藏蓄也言之取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
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
于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取好列

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
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
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
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
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
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
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取取物
物皆游矣物皆觀矣是我之取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取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嘗有能辯其游者虛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亦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
汝之取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九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

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不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取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取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取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
我之取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
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
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
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
奚疾哉矣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
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

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孔不塞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
由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
常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
無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
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爲病
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
隔牆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未後

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
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
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
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由死而死故雖終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
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
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取

以生派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
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
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
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
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
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
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
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
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

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
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
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
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
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
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
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日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

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
齋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
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
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
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
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

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
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
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
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為宰藉庖厨
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
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
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
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
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

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
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
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
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
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為我用者
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
為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
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

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
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用也
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
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
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被又何能養我乎奚
矜者何以此矜說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絡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
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
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

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
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
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
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
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
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
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
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遠

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
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
問也商立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
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
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
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
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
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

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
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
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
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
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
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
也然臣之用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
中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

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
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
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
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
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
肄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
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

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
以風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
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
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
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

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
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衛紋者
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眸子不瞬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
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取曉後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眸子不瞬盡矢之
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各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各者
睚不瞬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
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
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
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
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
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亦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

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
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駸引千鈞勢
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
犢也樂正子輿日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
請待餘日更謂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爲文
飾其踈缺乎闕踈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
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
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
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
心亦同有是意不爲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指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
不至苟無取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
者謂之物若以有爲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
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爲吾有故
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皆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縱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
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改
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
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
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辨亦可通白色也
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

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
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
形名離也 孔叢子公孫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
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 莊子
亦有處同

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辨不可得而復詰故曰汝
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穢處也謂
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謂子論者

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愠怒而不
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
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
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
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
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
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
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
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
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
而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
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
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道道不違

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發之暮知其取亦非有心者取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已無居無執著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

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弥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

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
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
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
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
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
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
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
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
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

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
則雖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
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死為主禪
家曰不詐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
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
論真淨語錄說吟秋秋地古廟香爐一念萬年
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見太惠語
錄晉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

為死人^名之學亦是此^一塊^名即聚塊之塊也

為^名真^名精^名靈^名結^名念^名想^名行^名住^名禪^名定^名慧^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列子膚齊口義卷上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等^名法^名門^名其^名意^名五^名欲^名出^名世^名出^名世^名一^名期^名具^名大^名惠^名慈^名

